

## 河歪儿

朋友发来一短信:“老鳖调戏河蚌被咬,老鳖忍痛拖着河蚌回来爬,青蛙见了敬佩地说:乖乖,鳖哥混大了,出人都夹着公文包。”乡亲们管河蚌叫河歪儿,将它比作公文包,确实令人忍俊不禁。

记得少年时代,我经常下河摸河歪儿。

河歪儿喜欢生活在水流缓慢或静止的水域里。家乡河流如网,水体清澈,为河歪儿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极佳条件。那年头,猪肉按计划供应,要买,得有“肉票”。而烧河歪儿当佳肴,是不需要“计划”的,只要你肯下河摸。

记得每年入夏后,老家那交错如蛛网的河汊里,就有不少摸河歪儿的。河面上,有



绿树菲菲紫白香 袁艺摄

## 楝花

立夏临近,楝树该开花了。

楝树又名苦苓、苦苓仔、金铃子、翠树等等。自古以来,文人对花木都比较感兴趣,宋代的谢逸在看了楝花之后,写出一首《千秋岁·楝花飘砌》的词:“楝花飘砌,簌簌清香细。梅雨过,萍风起。情随湘水远,梦绕吴山翠。琴书倦,鹧鸪唤起南窗睡。密意无人寄,幽恨凭谁洗?修竹畔,疏帘里。歌余尘拂扇,舞罢风掀袂。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。”

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,楝花是春花殿后的角色,楝花开罢,整个春天的花事就该结束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故乡绿茵如盖的村庄里,大路边、小河旁,常常伫立着不少楝树,初夏微风吹来的时候,它才开始舒展枝叶,暖暖的,柔柔的,就像亭亭玉立的少女般沉静、含蓄。楝树的躯干一律地富有一种沧桑感,粗糙的皮,枯槁的枝,平坦斜逸的桠,一团团、一簇簇浅蓝紫色花,隐现在清瘦的楝叶丛中,文雅而细碎,尽显淡雅和柔美。楝花的花期很长,前后约一个多月时间,直至麦子呈现出成熟的色泽,它才悄无声息地隐退。盛夏时节,楝花变成一串串翡翠般的珍珠果,模样与枣树结出的果实相似,但这个枣不能吃,很小的时候我们便被大人警告过:楝树果有毒,吃了会毒死人。但是,我有时候又会疑惑,因为我明明看到,到了秋天,那些青青的楝树果变成金黄色,飞来不少灰喜鹊,啄食那些楝果,却从来没见过它们有因中毒而从树上掉下来的。疑惑归疑惑,我们还是没敢去尝它。

楝树的叶长得晚,总是在花开之后才姗姗来迟,楝树长出叶的时候,田里的麦子就快开镰了。民间曾有“楝树暴乳,乡下伢儿叫苦;楝树开花,乡下伢儿苦得认不得家”的俗语,意思是说,待到楝树长叶开花的时候,乡下大

忙季节就开始了。

楝树上很少生虫,更不会有杨树上那种毛茸茸的“洋辣子”,所以,夏天,常常有农夫选择坐在楝树的树荫下纳凉。孩子们则会噌噌几下爬到楝树上去,坐在树桠上乘凉、捉知了。楝树粗糙的皮是很适合攀爬的,而且,它的树冠枝丫平缓,很是适合人坐在上面。楝树枝丫的平缓据说与当年唐僧西天取经有关。相传唐僧师徒从西天取经归来,因经文在通天河被神龟淹死,便放在楝树上晒,结果把楝树冠给压平了,至今都没有得到恢复。这一传说赋予了楝树传奇色彩,也让楝树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加古老。

盛夏时节,大人们忙于地里农活,

家务活就交给了孩子,孩子们把采羊草的目标锁定在楝树上。楝树枝脆,

用一只小钩子钩住树枝轻轻一拽,“咔嚓”一声,就连枝带叶掉了下来。

秋末冬初时节,楝树迎风而立。

孩子们来到光秃秃的树下,爬上树将一串串楝果打下来,或送到收购处卖

钱,或堆在灶台前留着烧火。男孩子们有时用楝树果玩射弹弓,的确是一种上好的弹子;女孩子则用楝果儿玩

“抓豆豆”游戏,也是再好不过的。

他们在楝树下吵吵嚷嚷,尽情地嬉戏,

直到暮色四合、炊烟升起,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。

楝树曾给当年乡村的孩子带来多

少乐趣!

我家老屋前的河边上,曾经长着几

棵苦楝树,每年都会为我开出一树树繁花,

直到前年,因为修筑一条高速公路,老屋拆迁,楝树也被砍伐掉了。

老家人喜欢用楝木制作家具,认

为用楝木制成的家具,因木质味苦而

有防蛀功效。不过,老家人几乎没有

用楝木作房梁或椽子的,一是因为楝

树没有多少笔直的可用之材,同时,当

地还有一个“头不顶棟,脚不踏桑”的传

统说法,是一种忌讳。

经考,楝树的果、花、叶和皮均可

以入药,当年,楝树根上的皮被人们用

于驱蛔虫和钩虫,根上的皮制成粉调

入醋还被用来治疗疥疮;楝树的果实做

成油膏可治头癣,果核仁油可供制润

滑油和肥皂,等等。因此,我们儿时年

年采楝树果卖,有人说这是用于制药,

有人说这是用于做皂,也有的说用于制砖

烧窑……我们不管这些,数着到手的

几张毛票儿,高高兴兴地走进文具店,

买得一支钢笔、一瓶墨水、几块橡皮,

或者两本小人书,已是十分满足。

楝树曾经是苏中地区的主要树种

之一。我曾经到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,

在那里没有见到过楝树,或许是南方

不适合楝树的繁衍生长?抑或是我

没有到乡下去,那里的乡间是否种有

楝树亦未可知。

初夏的一天,我走到已经修成的

高速公路上,站在曾经的几棵楝树处,

当然这里已经没有楝树的踪影,而我

的脑海里却仿佛浮现出一树树摇曳的

紫花,耳畔响起唐温庭筠的《苦楝花》:

“院里莺歌歇,墙头蝶舞孤。天香薰羽葆,

宫紫晕流苏。”风儿轻轻,紫花飒

飒,好美的意韵。

楝树属于比较好种的树木,老家

有“九楝三桑一棵槐”的俗谚,意思是说,

人的一生中可以长成九代楝树,如此计

算下来,大抵十来年的时光,楝树就能

长大成材。而且,楝树对土壤的要求

不高,也不在乎环境位置的好差优劣,

它不怕旱涝,也不惧风雪,只要有立足

之地,便能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楝树其实很像老家的人,朴实无

华、安分守己。

夜里,楝树和它的花竟然走入我

的梦境,我又看到了老家那几棵亭亭

如盖的楝树,又嗅到楝花上散发出稍

带清苦的幽香,又回到了那清贫而快

乐的童年时代……

□夏俊山

## 泪海之味

□黄晔

海舌公园是临时起意。

入住的民宿露台可以看到洱海,凌晨时我们拍日出,没想到真正走进洱海距离还近。好在无敌导航带着我们绕进了环海西路,路很窄,感觉就是在民居间穿行,突然眼前一亮——洱海就在身旁。

这一处水岸平整,凹进来一块种了些荷花,怒放的,含苞的。太阳藏在连绵的山峦身后,隐隐约约。天空和水面都像笼上了一层淡灰色的轻纱,光影流转,明暗有致。深灰浅灰白间杂,水面有飞鸟掠过,惊破了水天一色。

在此处流连多时,才恋恋不舍离开。

继续开车前行几分钟,再步行十几分钟,我们才真正进入海舌公园。

公园进门处有一块颇有古拙之风的木

牌:“苍山深处有一坝,因花得名‘花甸坝’。坝生花海成一溪,又因花名‘万花溪’,溪出深谷分十八沟,沟沟穿喜洲市集而过,汇而成湖,因龙得名‘龙湖’,湖人洱海,堆沙成洲,状如长舌,俗称‘海舌’。古名‘大鹤鹏洲’。今沙洲成绿洲,飞禽筑巢,鱼戏清水,野趣横生。”右下角是一个鹤头的图标——“鹤洲浮浪,洱海之灵”。

鹤是一种生活在江湖池沼旁的水鸟,形似白鹤,是好运的象征,应该是当地人心目中洱海之鸟吧,可惜无缘见到。

公园入口处是大片竹林,遮住了太阳,也挡住了水面。这无趣的路要走十来分钟,如果没有耐心,就此折返,那会遗憾终生。

我后来把这经验告知朋友,真让他们

避免了错过美景。

木桶在漂,仔细看,伴着木桶的,还有着一颗颗湿漉漉的脑袋,这些脑袋在水中沉沉浮浮,很像扔在水中的瓜。我的脑袋常常夹在这中间。那时,乡村还没有普及塑料桶,大多数人洗脚还用木质的桶。塑料桶水满后会沉入河底,木桶不会,因此,我摸河歪儿,带的也是木桶。一般是在午后,听到有人喊:“摸河歪儿去呀,我就会立即响应,有个同伴,能增加安全感。”

我来到河边,用绳子系住木桶,再将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自己腰间。绳子的长度以潜水时,不把木桶拉翻为宜。

摸河歪儿,先沿着河的一侧向前。

浅处的河歪儿,趴在水中,手就能摸到。较大的河歪儿,通常在深处,要发现它,得用脚踩。

踩着了,先用脚趾扒开四周的河泥,感觉那东西圆溜溜的,哦,没错,是河歪儿。这时候,吸一口气,顺势弓身潜入水中,将其从泥中抠出,举在手上,冒出水面,扔进木桶,如此反复,不过一顿饭的工夫,便有了大半桶河歪儿。

刚从河里摸上来的河歪儿,急吼吼地烧了吃,味道会打折扣。我摸的河歪儿,母亲总是先在清水里养上3天,并且在水里加少许盐,这时你会看到,河歪儿缓缓地张开硬壳,把微黄的斧足探出来,慢慢地爬行,一边爬,一边吐出污物与泥沙,等到吐尽,再用刀子劈开,取出河歪儿肉,去除腮等不宜食用的部分,用盐反复揉搓,用清水冲洗,再将河歪儿的斧足用刀背拍松,使其肉质酥软。

这样处理过的河歪儿烧出来肉不老,也更有鲜味儿。

听老人说:“春天喝碗河歪儿汤,到了夏天不长痘。”春天,河水尚冷,水中蚂蟥、微生物活动较少,河歪儿最干净,肉质最肥厚。

用它来煲汤,无论搭配以菜薹、豆腐还是咸菜,鲜美的、热热的,味道都很好。不过,在那贫穷的岁月里,夏天的河歪儿容易到手,对乡间的农民而言,用河歪儿肉烧豆腐,或者烧青菜,就是一家人至上的美味。

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,就像春风唤醒小草,今天,朋友的短信唤醒了我的记忆,我是多么喜欢家乡的土肴“烧河歪儿”啊!



## 疫中草(中)

□杨谓

## 代表作

托尔斯泰于垂暮之年给沙皇写信:“我决定放弃我的爵位,我决定放弃我的土地,我决定让土地上所有的农奴恢复自由人的身份。”此信乃托尔斯泰一生中最了不起之代表作。艺术是帮助艺术家完成人生变革、获得新生之桥梁,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,论定艺术家之高下,不仅要看其艺术作品,更要看其最后成为怎样一个人。

## 孤独

孤独乃诞生艺术之最好土壤,艺术创作需要孤独感。大多数富有才华之艺术家一旦登上高位,握有实权,面对大量现实性事务,诗情大减,创作之火焰不再炽烈。孤独者却有空间有欲望,展开梦想之翅膀飞翔。

## 选择

择菜时顺手取一报纸,见满满两大版某书法大省政府奖获奖作品,细观后生出这样感慨:是情愿“削足适履”地去追求“成功”,还是该保持激情和梦想去拥抱未来?这是当下所有从艺者面临之两难选择。

## “恰恰”“正好”

书法用笔要有提按变化,然非一律愈丰富愈佳。颜真卿“逍遙楼”刻石,明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题之“天下第一关”,少有提按,气势雄浑,势压五岳。近年来各地名胜有不少新增之高大建筑,匾额多由当代书家所书,笔法、结构变化丰富,然高悬之后,花哨轻飘,惨不忍睹。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云:“夫平正则难见其佳,平正而有佳者,乃真佳也。”此语本为论词,移之论匾额书法亦合。某些少数民族之传统歌舞,声音、动作变化不多,与斯山斯水一样纯朴清幽,魅力为现代音乐所不能夺。美之彰显离不开环境,一要独特、二要合适,所谓合适,即置于其中,“恰恰”“正好”而已。

## 疏离

创作要投入情感,愈充沛愈佳,然又不能完全依赖情感。若情感为血肉,则理性即骨骼也。强调“人艺合一”之时,亦应注意“人艺有别”。人乃创造者,艺术乃被创造者,无理性主导,作者与作品即无疏离感,不可能于创作之时作出及时、冷静之判断与调整。人无血肉无以活,人无骨骼无以立;艺无情感无以活,艺无理性亦无以立。

## 追问

临摹范作,强调形相、色彩与风格,然我们很少追问:风格构成要素有哪些?独特在何处?对后来者有何启示?为何会形成如

## 溱潼鱼圆

□明前茶

在溱潼古镇遇见那对婆媳之前,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的油氽鱼圆,会顷刻间俘虏我的心。

那年四月,我一个人背上背包去苏中大地。我本来是奔着溱潼会船节去的,然而很显然我来晚了,万舸争流的场面已经消失,连田野上的油菜花也已经结子收割。镇里古老的榨油坊日夜发出唧唧唧唧的撞击声,勤劳的溱潼人正在榨取新的菜籽油。而只有这新油汩汩涌现的时候,溱潼古镇的鱼圆作坊,才会架起直径两尺的大油锅,油氽质量最好的鱼圆。这些鱼